

陳寅恪文集之七

柳如是別傳

陳寅恪文集之七

柳如是別傳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四章 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

此章所論述分爲三期。第壹期自崇禎八年乙亥秋深河東君離去松江以後起，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冬河東君過訪牧齋於半野堂止。第貳期自崇禎十三年庚辰冬河東君過訪半野堂起，至崇禎十四年辛巳夏河東君與牧齋結禱於葺城舟中止。第叁期自崇禎十四年辛巳夏錢柳結禱於葺城舟中止，至崇禎十七年甲申冬絳雲樓落成時止。其所依據資料，主要仍爲顧苓河東君傳。此傳前章已引者不復重錄，茲接錄前引顧氏之文有關此三時期者於下。

范鏞華笑顧雜筆壹顧苓「河東君傳」云：

〔河東君〕遊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嘉興朱治憫爲虞山錢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豔之，未見也。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鞵，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徵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燕浹月。越舞吳歌，族舉遞奏。香斂玉臺，更唱迭和。既度歲，與爲西湖之游。刻東山洲和集。集中稱河東君云。君至湖上，遂別去。（寅恪案，河東君雖與牧齋有游西湖之約，但止送牧齋至嘉興鴛鴦湖，獨自逕返松江。牧齋別去河東君後，遂往游西湖及黃山也。東

山訓和集及初學集所載甚明，顧氏語有誤。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崇禎十四年辛巳條云：「正月與河東君游杭州西湖，遂別去。」亦沿顧氏之誤。詳見下文論證。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搆之乃出。（塔影園集壹「搆」作「促」。）定情之夕在（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初七日。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賦前七夕詩，屬諸同人和之。（塔影園集壹「同」作「詞」。）爲築絳雲樓于半野堂之後。房櫺窈窕，綺疏青瑣。旁龜金石文字，（塔影園集壹「龜」下有「古」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壁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官哥定州宣成之甃，（秦淮廣記貳之肆「成」作「城」。）端谿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牣其中。君子是乎儉梳靚妝，湘簾槩几，煮沈水，鬥旗槍，寫青山，臨墨妙，考異訂譌，間以調謔，略如李易安在趙德卿家故事。（塔影園集壹「卿」作「甫」。）然頗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寵憚之。

第壹期

此期之問題爲自崇禎八年乙亥秋深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冬，歷時約爲五年。其間河東君之踪跡及相來往諸人與牧齋之關係是也。前引臥子詩「乙亥除夕」云：「桃根渺渺江波隔。」及「長相思」云：「美人今在秋風裡。碧雲迢迢隔江水。」是河東君在崇禎八年乙亥冬間及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間，其所在地與臥子有江波之隔。復據前引河東君戊寅草「曉發舟至武塘」及「秋深入山」兩詩，更可證知河東君

於崇禎八年秋深由松江至盛澤鎮歸家院，松江與盛澤，即所謂「江波隔」也。此外能確定河東君離去臥子後，最早常寓之地者，唯第貳章所引沈虬河東君傳中，崇禎九年丙子張溥至盛澤鎮徐佛家，遇見河東君一事。沈氏既於舟中親見河東君，則其言自爲可信。蓋河東君若離去松江他往，則舍舊時盛澤鎮之徐佛家，恐亦難覓更適當之地。徐雲翹更因將適人之故，自急於招致，使河東君與張輕雲宋如姬梁道釗諸名姝相互張大其隊伍也。但河東君此次之居徐佛家，乃與前此未入周道登家時之爲雲翹婢者，其身分迥異。沈次雲牽混前後不同時間之身分，以河東君於崇禎九年尙爲雲翹之婢，殊爲舛誤。前釋宋讓木秋塘曲「初將玉指醉流霞」句，已辨及之，讀者可參閱也。

崇禎九年間，河東君之踪跡，已於前論河東君第貳次嘉定之游節詳述之，茲不復贅。唯崇禎十年丁丑關於河東君之材料，尙未發見，故姑從闕如，以俟更攷。儻承博識通人有所賜教，則幸甚矣。至於崇禎十一年戊寅河東君之踪跡，則頗有材料可以依據，茲論釋之於下。

葛昌楣君藤蕪紀聞上載王士祿宮閨氏籍藝文考略引神釋堂詩話略云：

河東君早歲耽奇，多淪荒雜。戊寅一編，遣韻綴辭，率不可詰。最佳如劍術行，懊儂詞諸篇，不經剪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輒有雷電砰燿，刀劍撞擊之勢，亦鬢弁之異致矣。尺牘含咀英華，有六朝江鮑遺風。又云，如是嘗作男洛神賦，不知所指爲誰？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陳思耶？文雖總雜，題目頗新，亦足傳諸好事者。

寅恪案，神釋堂詩話之評語，在未得見臥子所刻戊寅草以前，尙不甚明瞭其所指。今幸得此書鈔本，始恍然知其所評之允當也。戊寅草首載臥子一序，詩一百六首，詞三十一闕，賦三篇。至詩餘一類，疑即衆香詞選柳是小傳所謂「鴛鴦樓詞」者，前已論及。復據楊陳關係第貳期所錄河東君戊寅草中諸詞之攷證，其作成時代，皆不能後於崇禎八年。故戊寅草中之詞，當即是鴛鴦樓詞。臥子是否在刻戊寅草前，已別刻鴛鴦樓詞，今不敢決言。但就楊陳二人關係觀之，以崇禎八年爲最密切。臥子自撰年譜崇禎八年乙亥條云：「是歲有屬玉堂集。」夫「屬玉堂」與「鴛鴦樓」兩名，乃對稱之辭。故疑鴛鴦樓詞果先別有刻本者，亦當在崇禎八年，至遲亦不逾九年也。賦三篇依前所攷證，其作成時間皆在崇禎九年以前。詩則若依前所論「八月十五夜」一首，乃崇禎八年中秋與臥子同賦，而排列偶錯，仍應計入崇禎八年所作詩之內者。故此首以上共一百一首，皆是崇禎八年秋深以前所作。其餘自「答汪然明」至「詠晚菊」止，共四題五首，皆是崇禎十一年秋間所作。與其前一百一首之作於崇禎八年秋季以前者，其時間相距有三年之久，何以河東君此三年內所作之詩，竟無一篇列於戊寅草？其中必有待發之覆。今日雖不能詳究其故，姑就崇禎十一年河東君及臥子之踪跡推測，或可備一解也。

河東君於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間，曾游西湖，詳見下論汪然明春星堂集參遊草「柳如是校書過訪」詩等條所攷。茲暫不論及。（又寅恪曾見神州國光社影印蔣杲賜書樓藏柳如是山水冊末幀河東君題欸

中，有報人爲其作西泠採菊長卷之語。若此畫果爲真蹟者，則更可與戊寅草中所載詩最後一首「詠晚菊」五律相參證。并疑亦是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間河東君曾遊西湖之一旁證也。俟攷。至若臥子之踪跡亦有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間曾過西湖之事實。據陳忠裕全集自撰年譜上崇禎十一年戊寅條云：

冬，石齋師以謫還，居禹航之大滌山。予往謁之，賦詩而歸。

及同書壹肆湘真閣集「石齋先生築講壇於大滌山，卽玄蓋洞天也。予從先生留連累日。」五言律詩八首（參同書壹貳三子詩彙「寄獻石齋先生」七言古詩五首之一自注云：「指戊寅冬事也。時侍師於禹航。」）云：

（詩略。）

又黃漳浦集貳肆「大滌書院記」（參同書所載莊起儔撰漳浦黃先生年譜崇禎十一年戊寅條。）略云：

戊寅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邊氣，未忍忽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茅其間，徘徊日夕。當時同遊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樾，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松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寅恪案，此時臥子尙服其繼母唐孺人之喪。故石齋引小戴記喪服小記母喪桐杖之義以爲說。其實陳忠裕全集壹陸湘真閣集有「戊寅九日同閣公舒章諸子登高之酌」七律二首。讀之不覺發笑也。）余病未之能從也。

及同書肆壹五言律「出大滌，將渡胥江，而義兆木上諸兄又申湖上之約。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遂偕朱士美〔等〕，全入靈隱，登叟光，有作。屬鴻寶義兆木上和之。四章。」云：

（詩略。）

及同書同卷「〔陸自巖〕曾瞻〔陳子龍〕臥子同過靈隱二章。」（寅恪案，此詩排列次序先後疑有誤。）云：約爾巢松去，逢余墜葉時。

寅恪案，崇禎十一年冬臥子至餘杭大滌山謁石齋後，又從石齋至杭州遊西湖。此據陳黃兩集詩文可攷而知者。疑臥子自松江至餘杭，往返皆經杭州。其從石齋遊西湖之後，當即還家。但其往餘杭謁石齋經杭州之時，可能在十月以前，即季秋之月。此時或與河東君相值於西湖。或二人先後差錯，未得相遇，均未可知。今既難證實，可置不論。鄙意臥子或在杭州取其舊所藏河東君崇禎八年秋深以前之作品，託人刊刻，而受託刊刻之人遂併取所見河東君最近之詩，附錄於後。此戊寅草詩中所以缺去崇禎八年秋深以後，崇禎十一年秋季以前作品之故歟？若所揣測不誤，則戊寅草之刊行，主持發起者，為陳臥子，董理完成者，為汪然明。後來汪氏又刻河東君尺牘，遠倩林天素為之序。今戊寅草雖首載臥子之序，但亦不必拘泥認為臥子實親自督工刊刻也。

復次，河東君崇禎十一年戊寅之踪跡，可於汪然明春星堂集參遊草中得窺見一二。汪氏集中疑本有與河東君有關之作甚多，後來因收齋關係，遂多刪去不存，殊可惜也。

春星堂集參遊草「余久出遊，柳如是校書過訪，舟泊關津而返。賦此致懷。」云：

浪遊留滯邈湖山。有客過從我未還。不向西冷問松柏，遽懷南浦出郊關。兩峯已待行雲久，一水何辭捨翠慳。猶疑春風豔桃柳，拏舟延佇遲花間。

同書同卷「無題」云：

明粧憶昨豔湖濱。一片波光欲蕩人。羅綺叢中傳錦字，笙歌座上度芳辰。老奴愧我非溫嶠，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訪仙源違咫尺，幾灣柳色隔香塵。

寅恪案，汪氏遊草卷首載其秋遊雜詠自序云：

崇禎〔十一年〕戊寅季秋汪汝謙書於攝臺。（寅恪案，春星堂詩集首汪然明小傳云：「所居曰春星堂。其爲董尙書題榜者，曰夢草齋，聽雪軒。陳眉公題榜者，曰攝臺。」又春星堂詩集陸汪鶴孫延芬堂集上寄懷春星堂詩「樓臺堪對月，四面攝烟霞。」句，自注云：「大父翫月處，眉公徵君題曰攝臺。謂四面湖山俱能攝入也。」寅恪頗疑梅坡解釋「攝臺」所以命名之意，不過從其家人傳述而來。蓋有所諱飾，未必得此臺名之真意。據同書參夢草附載陳眉公「紀夢歌」跋云：「聽雪堂待兒非異人，卽天素也。五丁攝之來試君耳。」并同書壹不繫園集「不繫園記」云：「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及同書隨喜庵集題詞云：「董玄宰宗伯顏曰隨喜庵。」然則依當時慣例，命名題字，多出於一人。故「攝臺」旣爲眉公題字，其命名當亦出自眉公。眉公旣謂五丁攝天素來試然明

於夢中，所以即取「攝」字以爲臺名耶？姑識所疑，以俟更攷。）

又汪氏遊草最前一題爲「仲秋同無方姪出遊」，最後一題爲「出遊兩月，歸途復患危病」。是然明以崇禎十一年八月出遊，約經兩月，始歸杭州。「柳如是校書過訪」詩在此草中逆數第叁。「無題」詩爲逆數第貳。據此推之，河東君於崇禎十一年季秋，曾遊杭州也。「無題」一詩，與「柳如是校書過訪」詩連接，此詩中又藏有「柳是」二字，則爲河東君而作，可確定無疑。或者原題亦非如此，今題殆復爲後來然明所諱改耶？

復次，然明「無題」詩不僅藏有河東君姓名，頗疑此詩中尚有河東君之本事。其第貳聯，自指戊寅草中男洛神賦而言，無待詳證。其第壹聯上句，恐指河東君湖上草「清明行」而言，蓋蘇蕙迴文錦字，乃贈寶浴之作品（見晉書玖陸寶浴妻蘇氏傳。可參文苑英華捌叁肆及全唐文玖柒武則天「蘇氏織錦迴文記」，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註貳壹「次韻迴文三首」及所附江南本織錦圖上回文三首題下注。并阮閱休閑詩話總龜後集肆壹歌詠門引東觀餘論及侍兒小名錄等。）「清明行」末二句云：「盤螭玉燕不可寄，空有鴛鴦棄路旁。」亦與若蘭回文錦字同意，并用玉茗堂紫釵記之旨，餘詳後論「清明行」節。「無題」詩第壹聯下句，殆用楊景山「榆柳芳辰火」句。（見全唐詩第伍函楊巨源「清明日后土祠送田徹」五律。）故「芳辰」二字實謂「清明日」與其他泛指者，如東山訓和集貳牧齋「二月十二春分日橫山晚歸作」末句「與君遙夜共芳辰」之「芳辰」不同。錢詩此題之「芳辰」，與「佳辰」「良辰」同意。（可參同書

同卷河東君和詩「安歌吾欲撰良辰」句。至若石頭記第陸叁回「壽怡紅羣芳開夜宴」中妙玉祝寶玉生日紙帖云：「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其以「芳辰」爲生日之別稱，未知所出。豈櫛翠主人亦目怡紅公子爲羣芳之一芳耶？呵呵！

戊寅草中諸作品，詩餘及賦兩類，前皆已論證。詩則以其篇什較衆，語意亦多晦澀，已擇其重要者，攷釋之矣。茲再就前所未及，而較有關者，略論述之於下。

戊寅草詩最後四題五首，觀其題目及詩語，皆與秋季有關，即崇禎十一年戊寅河東君在西湖所賦，而董理刊刻此稿之人，取以附錄於詩一類之後者也。

「答汪然明」云：

微秀獨領更幽姿。袖裏琅玕今尙持。天下清暉言仲舉，平原高會尙當時。因思木影蒼林直，爲覺西冷繡羽遲。便曉故園星劍在，蘭皋秋荻已荒靡。

寅恪案，前已論述春星堂集叁遊草中有七律二首，即「柳如是校書過訪」及「無題」兩詩，皆爲河東君而作者。河東君此詩疑是答汪氏第壹詩，而汪氏「無題」一詩，則又答河東君此詩者也。河東君此詩乃牧齋所謂「語特莊雅」者，（見東山訓和集壹牧齋第壹次答河東君詩題。）斯亦河東君初次與人訓和，自高身分之常例，殊不足爲異。但「因思木影蒼林直，爲覺西冷繡羽遲。」一聯，上句謂素仰然明尙俠之高風，下句謂不以己身訪謁汪氏過遲爲嫌。語意亦頗平常，豈料然明再答以「無題」一詩，中

有「老奴愧我非溫嶠，美女疑君是洛神。」一聯，含有調戲之意，已覺可笑。至後來然明刊集時，改易此詩之原題爲「無題」，以免牧齋之嫌妬，更覺可笑矣。

「九日作」云：

離離鶴渚常悲此，因迥（？）含霞夕樹平。不有霸陵橫意氣，何人戲馬閱高情。峻風落葉翻翔婉，菊影東籬欲變繁。寂寞文園事（？）屢至，海雲秋日正相明。

寅恪案，前引黃石齋「大滌山記」，知臥子於崇禎十一年戊寅九月九日實在大滌山。今據此詩知河東君是日適在西湖也。兩地違隔，倍深思舊之情，故此詩末二句及之。「文園」自是以司馬相如指臥子。「事」字疑是「書」字之譌。然則此時河東君當屢得臥子手書，其中或亦論及刊刻戊寅草事耶？

「秋盡晚眺」二首云：

西齋已降青濛色，耿木澄枝亦見違。遠觀衆虛林磬淡，近聯流冥赤楓肥。相聽立鶴如深意，側傲寒花薄暮磯。爲有秋容在畫角，荒臺多是草濤非。

流澌紛影入魚梁。藥徑秋巖氣已傷。天下嶙峋歸草閣，郊原深永怯牙檣。烟苞衰柳餘晴媚，日藹江籬落照黃。夏自紅霜夜明滅，文漣丹溜總相妨。

「詠晚菊」云：

威爾多霜氣，辭秋遂晚名。梅冰懸葉易，籬雪洒枝輕。九畹供玄客，長年見石英。誰人間搖落，

自起近丹經。

寅恪案，「九日作」詩有「菊影東籬欲變榮」句。「秋盡晚眺」及「詠晚菊」兩題，皆以菊爲言。斯蓋河東君以陶淵明李易安自比，亦即此時以「隱」爲名之意也。細思之，河東君之身分，與陶李終不相同，雖「秋盡晚眺」第壹首「側警寒花薄暮磯」，第貳首有「烟苞衰柳餘晴媚」等語，但「寒花」指菊，既非「儂人必於其倫」之義。「衰柳」則就河東君此時之身世論，似尙不可言衰。第叁章言河東君於崇禎十二年受臥子是年「上巳行」詩「寒柳無人臨古渡」句意之啓發，遂賦金明池詠寒柳詞一闕，鄙說固不敢自信爲必然，要可與河東君此數詩共參究也。據蔣臬賜書樓所藏柳如是山水冊末幀，乃河東君酬報友人爲其畫採菊長卷者。今止見影印本，作長卷者之名字甚不清晰，未易辨實。河東君題款中有「西冷採菊長卷」之語，恐與「秋盡晚眺」第壹首「爲有秋容在畫角」句有關。蓋指友人爲其作西冷採菊長卷而言也。又觀「秋盡晚眺」第貳首「流澌紛影入魚梁」及「天下嶼岫歸草閣」之語，則河東君此時所居之處，殆一尋常之臨水客舍，與後來即崇禎十二年再遊西湖，借居「桂棟葯房」之汪然明別墅者，情況迥異，取此詩與河東君尺牘第壹首參較，汪氏好客任俠之風，可窺見一斑矣。「詠晚菊」詩「九畹供玄客，長年見石英。」一聯，或謂用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及「夕餐秋菊之落英」。「石英」之「石」，若非「食」即「餐」之意，以音同而誤寫，則當指石上或石間之菊英而言耳。其說亦自可通。

戊寅草中除臥子汪然明外，其他與河東君往來唱酬諸名士，如宋尙木徵璧之類，其事蹟作品，皆甚顯

著，可不多述。尙有一二當時名士之可攻者，則略論及之，可借此窺見河東君當日友朋交際之情況也。更有可注意者，卽戊寅草作品中，絕不見有宋轅文徵與及李舒章雲二人之姓氏名字一事。此草之絕大部分爲臥子之舊藏，其無轅文之名字，固由楊宋兩人曾有微妙之關係，臥子之刪去不錄，亦頗易解。至舒章則何以絕不一見其名字，其故今不易知，或者河東君崇禎八年首夏離去松江之南園南樓遷居當地之橫雲山，實與舒章有關。蓋舒章家本有別墅在其處。茲不須詳攷，若一檢陳忠裕全集拾屬玉堂集「雨中過李子園亭」詩題下附考證引李舒章集「張卿（南垣）行」詩「我家橫山若嵒樓，開生幸入虎頭手。」又引梅邨集張南垣傳「其所爲園，李工部之橫雲。」并參第叁章論臥子「秋居雜詩」十首之七「遨遊犬子倦，賓從客兒嬌。」自注「舒章招予遊橫雲，予病不往。」及曹溶靜惕堂詩集壹壹「李氏橫山草堂歌」等，卽可證知。職是之故，頗疑河東君之遷居橫雲，舒章實爲地主。臥子之刪去舒章名字，殆由於此耶？韓君平詩云：「吳郡陸機爲地主，錢塘蘇小是鄉親。」上句之切合舒章，固不待言，下句則可參後論「有美詩」涉及河東君自稱爲松江籍事。故河東君亦可謂舒章之鄉親矣。一笑！

戊寅草中有「朱子莊雨中相過」七古一首，其詩頗佳，今錄之於下。詩云：

朱郎才氣甚縱橫，少年射策凌儀羽。（「凌儀羽」一本作「真霞舉」。）豈徒窈窕扶風姿，海內安危亦相許。朝來顧我西郊前，咫尺蛟龍暗風雨。沉沉烟霧吹鸞鶴，四野虛無更相聚。君家意氣何飛揚。顧盼不語流神光。時時悵望更嘆息，歎吾出處徒淒傷。天下英雄數公等，我輩杳冥非尋

常。嵩陽劍器亦難取，中條事業皆渺茫。卽今見君豈可信，英思侷儻人莫當。斯時高眺難爲雄。水雲滲落愁空濛。鴛塘暮暮皆寂寞，神扉開闔翔輕鴻。蒼蒼幽夢墜深碧，朱郎起拔珊瑚鈎。風流已覺人所少，清新照耀誰能儔。高山大水不可見，騷人傑士眞我謀。嗟哉朱郎何爲乎。吾欲乘此雲中鶴，與爾笑傲觀五湖。

寅恪案，曹溶靜惕堂詩集貳玖「送朱子莊北上赴選」七律二首，其第壹首略云：

辭家北指薊臺雲。射策恢奇海內聞。重憶先朝遺烈在，（自注：「謂其祖文恪公。」寅恪案，「文恪」乃明大學士秀水朱國祚之諡。）芝蘭今日又逢君。

同書同卷「送朱子莊令宜春」七律二首（題下自注：「時攜廣陵姬同行。」）其第壹首有句云：重喜明時早致身。

同書叁「輓朱子莊」五古二首，其第貳首略云：

並轡越承明，直入邯鄲市。挾瑟燕姬牀，容貌若桃李。惜哉青春姿，獨處重帷裏。服藥媚紅顏，終爲悅己死。

今檢道光修宜春縣志秩官門明知縣欄載：

朱茂暉。秀水人。進士。崇禎十三年任。
吳道昌。貴州人。舉人。十七年任。

同書貳名宦門明朱茂暲傳略云：

朱茂暲字子莊，秀水人。崇禎十四年令宜春。（寅恪案，表作「十三年」，傳作「十四年」，相差一歲。疑傳有誤，當從表爲是。）精勸蒞治，剔奸戢豪。性喜延攬，與諸生課文品題，竟日無倦色。

又陳臥子評選皇明經世文編中，宋徵璧所撰凡例亦列有橋李朱子莊茂暲之名。可知朱子莊乃一年少貌美，豪氣縱橫之風流世胄。柳曹兩詩所言頗多符合。故河東君詩題之朱子莊，卽是此人無疑。但須注意者，同時別有一朱子莊，名容重，明之宗室寧獻王九世孫。事蹟見張庚國朝畫徵錄上「八大山人」條所附及陳田明詩紀事甲貳下。讀戊寅草者，不可誤認也。

戊寅草「送曹鑒躬奉□使之楚藩」七律二首云：

紛紛玄意領羣姿。寂寞遙聞向楚時。文學方須重鄴下，乘傳今更屬龍池。澄江歷亂吳雲沒，洛浦臯烟帝子悲。不是君才多壯敏，三湘形勢有誰知。

揚舲歷歷大江陰。極目湘南才子臨。楚水月明人澹黯，吳川楓動玉蕭森。因看淮幕風雲壯，未覺襄鄖烽火深。顧吾相逢增意氣，（寅恪案，「吾」字爲虞韻平聲。此處應讀仄聲，方協聲律。檢嘉慶修松江府志肆伍選舉表舉人欄崇禎三年庚午「李待問」下注「字存吾」。可爲松江土語「吾」「我」同讀仄聲之一旁證也。）如今無事只遙吟。

王士禎思舊錄貳曹溶小傳（可參浙江通志壹柒玖文苑貳及光緒修嘉興府志伍貳曹氏本傳。）云：

溶字鑿躬，號秋岳，別號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崇禎十年丁丑進士。

國權卷首之一「各藩」欄「楚王」條末載：

武岡王顯槐。宣化王華壁。

曹溶靜惕堂詩集貳玖「入楚」七律云：

中朝翼軫動文墟。楚國名山入詔書。樓上鶴聲迴四牡，湘南秋色老三閩。寒流蘅蕙王孫宅，遶地雲霞使者車。無俟祝融攀禹蹟，章臺夢澤總悲歎。

寅恪案，秋岳與河東君兩人之詩，其中相符合者頗多，曹氏此次入楚封藩，或封宣化王華壁，或封武岡王顯槐嗣子華增。依柳曹詩「湘南」之語，則封武岡王之可能較大。此問題頗複雜，今難詳確攷證。（可參明史壹壹陸楚昭王楨傳并皇明經世文編肆伍肆郭文毅「正域」集「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及同書肆伍捌孫宗伯「慎行」集「題爲恭承恩詔謹條鈴東楚宗事」等。）但奉使封藩，必在鑿躬中式進士登朝以後，始有可能。然則河東君此題乃崇禎十年丁丑，或更後之時間，遙聞秋岳奉使，遂有是作。此二律在戊寅草列於「曉發舟至武塘」前第某題。「曉發舟至武塘」一題，乃崇禎九年丙子秋深所賦，詳見後論。由是言之，戊寅草中諸詩排列，亦不盡依時間先後，斯可爲一例證也。

戊寅草中更有一可注意之詩，即「贈友人」七古一首。此詩以前後排列推之，當作於崇禎七年甲戌。茲遂錄此詩并論證之於下。